

王应麟、方孝孺、王阳明、全祖望……

宁波先贤这样论读书

继续向您征集“十年书展记忆”

十年： 我的书展记忆

宁波地区的家谱或宗谱中，常见四个字：耕读传家。

有机会，就读书；没有机会，创造机会也要读书，已经浸入氏族血脉里。



扫码分享书展记忆



海曙洞桥镇沙港村南塘河畔的全祖望像。

清代，宁波史学大柱全祖望写过一首诗：“野人家住鄞江上，但见山清而水寒。一行作吏少佳趣，十年读书多古欢。”

这位曾探问过仕途经济的儒者，大概在人到中年时想明白了，读书并非全为功名，与其在缺乏趣味的事情上汲汲营营，不如回家多看几本书，与古人相交获得乐趣。

今天的宁波海曙区洞桥镇，有保存较好的全氏宗祠与全祖望故居，恰在从鄞江镇它山堰流向城区的南塘河边，与“野人家住鄞江上”一句颇为相合。

故居古色古香，展陈一新，独立庭院，似乎还能见到窗下读书人。

全祖望的想法不是凭空生出来的，他老家的很多朋友，都说过读书的好处。

他的“偶像”黄宗羲讲：“朝廷议论归名士，前辈风流在读书。”

屠隆说：“读书为文有神力，星辰岳渎毫端超。”

方孝孺吟：“竹间读书石上卧，青云为盖苔当席。”

当你打开书本，日月星辰都到你眼前来，林间松风，流水浮云，目遇之而成色，耳得之而为声。

还有一些前辈致力于分享读书的方法。

有人问王阳明：“读书不记得如何？”

王阳明说：“只要‘晓得’，如何要‘记得’？”

你要理解它，不要光记得它。如果你硬记，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中的思想；但光是理解也不行，还要掌握事物的“本体”。

写《三字经》的王应麟也讲过：“善读书者……或曰‘一卷足矣，奚以多为’，或不求甚解，或务知大义；不善读者，萧绎以万卷自累，崔儵以五千卷自矜，房法乘之不治事，卢殷之资为诗。”

意思是说，会读书的人，读的少而精，能领略妙意；不会读书的人，看再多书也寻不到好处，看了也白看。

至于普罗大众，书还是要读的，看总比不看好。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海。

如今，看书的机会来了！10月24日至26日，第十届浙江书展作为本年度“海丝文旅大展”之一，将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举行。

国内各大知名出版社，多位名家大咖都将带着他们最新的出版物莅临。

目前，宁波晚报推出的有奖征集“十年：我的书展记忆”正在火热举行，您可以扫描上方二维码，上传图文。我们将精选百则留言与图片，和您的姓名一起在第十届浙江书展读者互动区公开印刷展示，并为您送上书展无门槛抵扣券25元，可在第十届浙江书展主会场使用，快来参与吧！

记者 顾嘉懿 文/摄

●留言精选

1.2015年深秋，刚退休的我第一次走进浙江书展，从此再未缺席。十年间，身份悄然转变——从独自徜徉书海的“无业游民”，到抱着咿呀学语的宝宝穿行展馆的外祖母。每年此刻，我们全家如约而至：在名师讲台前驻足沉思，在打卡敲章中收藏时光，将精心挑选的书籍连同自己那几本拙作放入换书区，等待与陌生知音的相遇……
——王雪培

2.带娃逛宁波书展像闯进一座彩色城堡！小家伙一头扎进绘本区，抱着一本本绘本挪不开脚，我蹲在旁边翻儿童科普立体书，恐龙尾巴突然“啪”地弹出来，把她乐得咯咯笑。路过亲子手工摊，娃捏了团黏土说是“书展小怪兽”。最暖的是讲座互动，娃听得入迷，时而嘴角上扬。阳光透过穹顶洒在书页上，连空气都变得软乎乎的——离场时小书包塞满了童书和贴纸，掌心还攥着盖满章的纪念卡。娃跟我约定，每年书展都要一起去打卡。
——zy

3.展示书的展会，阅读书的机会，选购书的“超市”，交换书的平台，这里不只是书。
——乳酸菌号

4.我的书展记忆从2017年开始，之后的每一届只要有空就一定来参加。从最早《王阿姨说》发布会到去年与马伯庸面对面交流，我也见证了宁波书展升级为浙江书展。在这个碎片化阅读泛滥的时代，在线下与那么多喜爱纸质书的人同频，何尝不是一种奇妙的缘分。书展的第十年，我也从小学生进入大学校园。虽在外地，今年，继续赴这一场书香之约！
——严程吉

5.转眼间宁波书展（浙江书展）已经迎来了第十个年头，从当初在文化广场大棚式的宁波书展，到现在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的3个展馆，我作为宁波新华书店中的一员，参与、见证了从宁波书展到浙江书展的发展历程。的确，书展给宁波这座书香城市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尽管书展期间我们都很辛苦，每天在馆内步行3万多步，但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，每当看到读者朋友在排队等待邀请来的那位著名作家签名时，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！
——励开刚

“天壤孤本”现身！ 来天一阁 看千年前的“民法典”

一部被誉为“天壤孤本”的宝藏文献——《天圣令》，昨日起在天一阁博物院尊经阁亮相。作为唯一存世的文本类唐宋法令，它堪称一部千年前的“民法典”。

我国古代法律体系被称为“中华法系”，在唐代以完备的“律、令、格、式”四种形式为代表，共同支撑起一个精密的法制世界。随着岁月流转，除律之外，其他三种文书的完整形态湮没于历史长河，成为横亘在中国法制史研究中的巨大空白与遗憾。

直至上世纪末，一位唐宋史专家在天一阁找到一本名为《官品令》的明抄本，意外发现这竟然就是佚失了几个世纪的《天圣令》。《天圣令》颁布于北宋天圣七年（1029年）。令人称奇的是，这部《天圣令》不仅记录了当时的法令，更难得的是将唐代开元年间的法令也抄附于后，使得湮没了千余年的多类唐令再现于世。此书为天一阁白绵纸抄本，是“天壤孤本”，也是唯一存世的文本类唐宋法令，对唐宋史的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《天圣令》的重现在史学界和法律界引起了轰动，有关于唐宋法律制度、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也因此掀起热潮。书中记载了“田令”“假宁令”“赋役令”“医疾令”等12类法律规章，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展现了1000多年前的民情风俗、行为准则乃至生活细节。

比如宋代的法定节假日长达100多天；唐代的医疗制度特别发达，太医署医学院的学生行医前须通过相关资格考试；唐宋时期也讲究环保，在“营缮令”中规定“春夏不得伐木”，并且要求堤坝上必须种“榆柳杂树”；“田令”对不同等级的官民授田、土地流转做出了详尽规定，让“耕者有其田”的理想有了制度保障。这些沉睡千年的条文，如同一幅工笔画，生动再现了唐宋时期从庙堂到田埂的社会生活图景。

记者注意到，这部《天圣令》装帧淡雅，书法瘦劲，古香盈卷，它将治国理政的宏大智慧，凝炼为白纸黑字的严谨法条。2006年，《天圣令》影印出版，并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。2008年，入选第一批“国家珍贵古籍名录”。

此次展览不仅能让观众近距离观赏《天圣令》真品，还能翻阅这部古籍的全本电子书，观看讲述典籍前世今生的短视频，更直观、深层地了解这部古籍及其背后的故事。相关主题文创线上线下均可购。

据悉，本期展览将持续至11月16日，后续还将陆续展出《明文案》《范氏奇书》《夜航船》等难得一见的珍贵古籍。

记者 谢舒奕 通讯员 王伊婧 文/摄



《天圣令》真品。